



尖兵

■ 呈 愿 翔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夏末的戈壁荒原，仍然热浪翻滚，阳光直通的，射到皮肤上像针扎。

那天，在新疆军区某部驻地野战帐篷外，看到正理头指导两名战士忙碌的二级军士长李忠年时，我不禁有些疑惑：这就是那位22年间取得上百项研发、革新技术成果，4年获得6项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，入选首届“陆军工匠”……被官兵誉为“牛人”的老兵？

赴驻地前，我已闻其名。他是高炮维修高级技师兼电源技师，是名气响亮的技术大拿。

一次高原驻训，某型火炮实弹射击初速无法测量。初速数据是用来修正实弹射击误差的，没数据，便无法确定目标打击精度。向厂家无果后，李忠年开始不声不响攻克难关。不到一个月，他研发出“某型火炮测试仪”，难题迎刃而解。

这是他5年前的创新成果。然而此时，这位脸上挂着豆粒大的汗珠、笑容朴实如沙枣花的老兵却告诉我，他入伍时，文化水平很低，是个名副其实的“笨人”。

看着眼前这个个头不高，脸膛黑红，迷彩服上布满汗渍的老兵，我琢磨他的话有点玄乎。从“笨人”到“牛人”，距离有多远？

“我当兵前，先跟着父母种了3年棉花，后来又在建筑工地架桥、推水泥。”他的笑容有些内敛，“新兵下连，战友们争着报名学专业，我文化水平低，啥也不敢报。”他搓着手上的油污呵呵笑。

有次高地维修培训，教员让他去办公室打开电脑，他半天找不到开机按钮；教员打完教案让他关机，他伸手就去按教员刚按过的按钮。

教员伸手拍他一把：“干啥？”“关机呀。”

教员直摇头。“当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”他长叹一口气。“从那时，我就开始跟自己较劲，教员讲的东西就算听不懂，也要背下来。”

那年，李忠年刚转一期士官。营里维修老兵转业后，只参加过3个月培训的他走上了修理岗位。

“当时，我对电路、电器元件一窍不

通，故障来了，没脸说也不敢说自己不会。先翻书，再上实装。每个小问题，我都需要比别人多十几倍的努力才能解决。”他像陷入某种回忆，眼睛看着远处的黄沙。“你想象不到我那时有多笨，拿着书对着实装，学电器元件作用，把装备上的线头一个个取下，取下后看有啥现象，再记下来……那5年，我白天没休息过，晚上凌晨1点后才睡。一期士官当时月工资是800多元，都不够我买书的钱。”

我能想象得到他的不易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干不动，咋不转岗？”

他盯着我，很认真地说：“遇到困难绕开走，那不是军人作风。”

后来，他找战友借钱买回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拆了装，装了拆，将电脑研究了个透彻；又学英语，学编程，埋头钻研各种维修材料。

春去秋来，日子流水般远去。在忙碌中，他挤出时间自学完中专、大专、本科，一级级考过高炮维修高级技师、电源技师，还考过了计算机一级和钳工二级。

“买书、买工具，转士官5年，我的工资都花在了学习上，有时为了省钱，我在周末还会去书店抄书。”他嘿嘿笑着，语气变得有些轻柔，“2010年结婚时，我手上只有300块钱。”

我有些动容，接着问：“咋还考了钳工二级？”

“一门火炮，不只有电器、发动机、车辆底盘等，火炮上机械部分维修同样需要钳工技能。”

他的话让我心里一震，有时候，笨办法也许恰恰是踏实成长的“捷径”。就这样，他在所谓的“笨”里奋力钻研，向难攻坚，悄然成长。

正在埋头按李忠年指导改进一项创新成果的二级上士贾鹏飞抬起头，带着敬佩说：“李班长发现问题不回避，他经验丰富得很，啥故障都难不住他。”

李忠年听了这话却摇摇头，“经验使人老练，但也陈腐。装备不断迭代，技能和理念不及时刷新，人很快就会被淘汰。”

他的话再次触动了我。贾鹏飞将李忠年当成偶像，跟我说了很多他的故事。

训练场上，一炮手报告目标捕捉，但检查训练精度的窗口在瞄准具上方，目标是否精准捕捉，没有第二双眼睛判定。2个月，李忠年研发出“某型火炮训练成绩评估系统”，实现了指挥员在指挥所就

能实时看到炮手训练情况的可能。

新训练大纲要求，火炮班长要会排除一般故障。李忠年主动请缨开办夜校，每晚雷打不动3小时，先理论后实装，将火炮班长全都扎扎实实培训了一遍。而且，他自制的炮门分解结合简易工具，竟使炮门分解结合时间比原来缩短了四分之三。

去年，李忠年搞了个“创客小组”，带着5名技术骨干钻研各种保障技能和难题，手把手教他们成长……

“战场上，各种意想不到的故障都可能发生，让故障随时能被排除，就不会影响战斗。”李忠年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黝黑的脸上竟升起一片红晕。

贾鹏飞告诉我，在一次演习的临场对抗训练中，连队一门火炮突然出现供电异常。他和战友检查电路油路都正常，死活找不到问题。凌晨一点，李忠年顶着风雨赶来，发现调速器连接杆变形，几分钟就排除了故障。那次实弹演习，他们连齐装满员上阵，击中5架靶机，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李忠年接过话头说：“装备上的故障，要是在我这里解决不了，那我在这个岗位上还有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？”

“这个信号电缆检测盒，就是李班长提供思路 and 材料指导我和鹏飞搞的。”跟着李忠年学维修的中士黄云龙给我讲了一件小事。

2021年，黄云龙来到这里实习。演习场上风沙弥漫，他看到一名老兵挨个检查火炮，从早晨一直忙到下午3点多。炊事班为老兵留了饭菜，时间一久，米饭都干了，上面落上了沙尘，可他端起来埋头就吃。

“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李班长的，那个场景让我心里很震撼……”

看着眼前这个朴实无华的老兵，我心里思忖，也许正是这份执着与担当，在他心中埋下奋斗的力量，如泉眼一般，总能奔流出清澈的活水。

“我们兄弟三个，大哥在部队干了16年转业。那年我和二哥一起体检合格，都想来部队。父亲把二哥硬留在了家里，让我穿上了军装。”他像忽然想起一件久远的往事，似对我说，又像自言自语。

夕阳西下。戈壁滩上的炎热已渐渐消退下来，晚霞给天空染上了丰沛迷幻的色彩。我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激昂与感动，转脸看李忠年，他凝视着远处的炮阵地，目光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执着与深情。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在廖家坳，我见到了老英雄李子良。他看上去像个朴实的老农，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同志说，他的经历足够写一本书。

谁知，老人一听要采访他，撂下一句“俺没有啥好显摆的”，就让我吃了闭门羹。后来，在大伙恳求下，老人终于从床头柜里取出个黄色布袋，将一枚枚荣誉勋章一股脑儿抖在了方桌上。我们不由得称赞：“您老真了不起！”

“俺不是英雄，廖国栋才是。”老人眼含泪花，像是陷入了深深的回忆。过了一会，老人用略带哽咽的声音开始缓缓讲述——

那是1942年冬天，日本鬼子调集重兵向鲁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，企图一举歼灭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。

战斗在傍晚打响，八路军某营凭借险要地势进行阻击。敌人利用炮火优势向我方阵地发起炮击，阵地不多时就变成一片焦土。呛鼻的硝烟还未散尽，山下集结的日伪军，又如蝗虫般向山上冲来……苦战多天，坚守在前沿的某营，只剩下十几个人，弹药几近消耗殆尽……面对异常严峻的情势，军区首长紧急磋商，决定立刻分路突围。

突围

■ 薛培政

天渐渐暗了，一阵刺骨寒风吹来，吹得灌木丛簌簌作响，吹得俺不停地打寒战。突然，一个宽大的巴掌拍在俺背上，俺回身一看，是保卫干事廖国栋。他将俺拉到一旁，命令道：“一会儿突围，你跟机关转移，我随营掩护！”

“不，俺也要留下！”

“你个犟驴子，这时候还跟我较劲？忘了谁带你参加八路军的？”廖国栋声音虽不高，却带着几分严厉。

“廖先生——”望着他那严肃的面孔，俺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在学堂里威严的先生，含泪叫了他一声，又将头扭向一边。

“听话，都是八路军战士了，不能掉眼泪。”他上前替俺擦去眼泪，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必须留到最后！”说着，他又为俺紧了紧身上的衣服，神情严肃地叮嘱道：“突围时要跟紧，千万别掉队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不用为我担心，我好歹兄弟三人，有个三长两短，还有人给爹娘养老送终。”廖国栋望着俺，接着说，“李大叔为打鬼子牺牲了，李大婶就你这根独苗，将来仗打完了，你得回去孝敬她。”他又掏出一张纸塞到俺手中，“这是我家地址，若我牺牲了，将来胜利了，替我回家看看爹娘——哦，革命成功后别忘了学文化，要积极向上，替俺争口气。”

情报不能丢，必须掩护同志走！兰芳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拿起锥子便冲了上去：“我跟你们拼了！”

一阵密集的枪炮声过后，机关成功突围。可俺等啊等，竟是一个战友都没等到。后来，俺听说那天鬼子又增加了兵力，向阵地逼压过去。营长带战士们边打边退，最后被敌人逼到悬崖顶上，为了不当俘虏，他们纵身跳下崖去了……

混乱中，兰芳被打伤了腿，人们把她藏了起来。闹出这么大的事，敌据点必然加紧动作。最新的情报被加急送去部队，八路军决定连夜采取行动。天刚擦黑，夜空中一声响雷，下起好大的雨。八路军战士们穿着千层底翻上高山的山鞋，趁着雨声掩护包抄了鬼子的据点，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！

兰芳回村了。养伤的日子里，她把纳鞋底的绝活教给大家：“多做一双鞋，战士们就少受一份罪呀。”

“兰芳同志，感谢你送出的情报！”连长带着几名战士找到她时，她还在带着婶子姑娘们赶工。“什么话，要是没有你们，青石峪早就保不住了！”

大家动作更快了。有的人被针锥扎着指头了，血珠子冒出来，就随便抹点灶灰接着纳鞋底。青石峪的女人们用最朴素的针线赶制着新鞋，只盼战士们能穿着这一双双厚厚的千层底，打下一个又一个胜仗。

这时，屋外传来孩子嬉戏的欢笑，老人侧耳听着，脸上也慢慢露出了笑容。

岁月回声

■ 孙佳欣

翻开历史长卷，金戈铁马的壮歌虽慷慨激昂，可真正让岁月动容的，是那些平凡人吟唱的生命之歌。

李忠年作为名气响亮的技术大拿，搓着手上的油污笑得朴实。谁能想到，他最初对电路、电器元件一窍不通。那双粗糙的手，在千百次失败中仍然固执地校准每一个零件。他故事里最动人的旋律，是每次维修时工具碰撞发出的叮当声。

李子良的耳边，或许回荡着一曲未完成的二重奏。廖国栋临别的嘱咐，在他牺牲后成了一段戛然而止的

副歌。等李子良来到廖国栋的家乡，才戳破多年前廖国栋善意的“谎言”，歌曲瞬间达到高潮。在这段旋律中，悲伤中掺杂着感动……而窗外孩子的欢笑，又为之增添了希望与慰藉。

李升的故事是一曲明快的进行曲，他的智慧藏在锁定的节拍与灵活的旋律中。兰芳将情报缝进千层底，用机智与沉着为八路军送去日军据点巡防图。青石峪村，百姓为战士们赶制新鞋时，锥子穿透布料的咯吱声是那样生动。

生命如歌，它可以是气势恢宏的交响乐，也可以是婉转悠扬的风笛。但总有一个旋律会在时光深处回响，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激荡——那是英雄用最平凡的音符谱写的乐章。当我们在各自人生道路上跋涉，这旋律会悄然响起，如暗夜星光、迷途的灯塔，照亮我们脚下的路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巧送情报

■ 刘洪林

任务很紧急，路上很危险。李升皱着眉头，反复考虑行动的各个细节。从镇里到汤原县城，日伪军在大路上设有两道关卡，在水路上设有一道关卡。如果把情报带在身上，若遭到日伪军搜身，哪道关卡都过不去。可咋能把情报顺利带过关卡呢？

思量许久，李升决定走水路。他听说汤原百货商店的伙计周世通正在镇里办事，便特意来找他。“周老弟，你在外面这么辛苦，晚上我请你喝酒，解解乏。”周世通知道他为人豪爽，连忙朝他拱手说：“您好又让您破费，还是我请您吧。”李升打趣道：“老弟这是寒碜我。到你到我们镇里来，按理也该由我做东。”周世通这才笑着答应：“那我不客气了。”

几杯酒下肚，周世通告诉李升：“我明天回县城，您在城里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。”李升趁机说：“我在城里没啥事情。不过正好，我最近老想去佳木斯看看我儿子，顺道再去县城看个朋友。不如我明天跟你搭个伴儿，咱们一起坐汽轮吧。”周世通点头：“咱俩一路同行，也是缘分。”李升见时机成熟，故意讪讪道：“老弟！不怕你笑话，你是给东家出差，总是坐头等舱，警察也不敢惹你。我去看儿子，坐头等舱太奢侈，坐个普通舱就挺好。我打算给城里的朋友带点镇上的糖果，下船经过码头上的那个关卡，真怕警察故意找碴，把我的糖果扣下来。你们百货商店名声大，你下船又是租车回去，不如你帮我把糖果带到百货商店，我下船就到你那里取它。”周世通见李升这样抬举自己，很是得意：“小事一桩，没问题。”

汽轮很快就停靠在汤原县码头，伪警察把乘客们排成一排，挨个检查“良民证”，再搜检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和包

裹。他们还把一个叛徒安排在码头装作卖香烟，让他暗中查找反满抗日分子。这家伙看见李升，赶紧给伪警察使眼色，伪警察当场就把李升带到了警察所。

叛徒指着李升说：“他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。”

李升并不认识这个人，厉声质问道：“你说我是共产党，有什么证据？我有‘良民证’，是良民。我在乡下有田有地，家里有护院有长工。我儿子在佳木斯的‘聚源东’酒楼当二老板。我今天去佳木斯看我儿子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刚才下船的人，有一位就是汤原百货商店的周世通，我们是老朋友。你把他找过来问一问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！”

这个叛徒只是偶然见过李升，对他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。经李升一通质问，他立马就没了底气。

伪警察见局面僵住了，就让叛徒拿出证据。正在这时，周世通回到百货商店，却没有等到李升，一路打听消息，才得知李升让伪警察给带走了，便赶忙跑过来找他。汤原百货商店在县城里很有名气，伪警察不光认识周世通，还跟店里的大掌柜和二掌柜很熟悉，平日没少拿他们的好处。伪警察怕冤枉了李升，得罪人家百货商店，平白断了自己的财路；又怕李升是真的共产党，错过立功的机会。于是，他当场就板着脸对叛徒说：“你说他是共产党，拿出证据来！”叛徒见事情闹僵了，把心一横说：“共产党的交通员不会空跑，只要搜一搜他的身，一定能找到证据。”

伪警察便对李升进行搜查。他们先把他包袱翻个底朝天，又把人身上的衣服扒下来，掏开所有的衣兜，再把衣领、袖口和裤腿全部剪开，连鞋底也一层层地给豁开了，却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



长征

第 6536 期